

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祭義

春禘秋嘗集說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註云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為禴然則此章二禘字亦當讀為禴也

竊案禘嘗二字經文對舉者多矣中庸云禘嘗之義郊特牲與此皆曰春禘秋嘗蓋祭莫大乎禘嘗爾雅禘大祭是也經但舉天子祭之大者言之曰春秋亦畧舉四時言之耳鄭氏據王制改禘為禴夫周禮夏祭曰禴禴祭之薄者故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謂作記者舉薄祭以明祭義恐不然耳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集說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

竊案河南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

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橫渠張子曰齊須是屏絶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爲思其居處飲食惟當忌日宜然二子之說若此然心之官則思不思則不足以通乎鬼神上章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下云樂與哀半豈必空空無思始爲齊乎商頌那之篇綏我思成烈祖之篇賚我思成註以爲致齊之所思則用成知齊之有思明矣

特經之所為齊乃思之誠一而無朋從妄想耳非所謂思之熟也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集說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

竊案此數句註疏與下節相聯集說屬之上節非也

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孝經修身慎行弗辱先也未有以能敬養敬享為弗辱親者嚴陵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

敬享也然由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即以養與享為弗辱身失其義矣

如欲色然集說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

竊案大學如好好色論語好德如好色人情之欲無有踰於色者故鄭氏云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

以喻之葢誠之謂也而集說以為如見親有欲之之色豈足喻其中心之誠乎且下文云其薦之也敬以欲又云薦而不欲不愛也則不得以欲為親之欲益可知矣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集說濟濟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猶言自修整也

竊案陳氏之解不若嚴陵方氏方氏曰濟濟者威儀

之齊遠則優游而不迫也漆漆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者矣何其言之明且切也濟濟漆漆其不為孝子事親之容審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集說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

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
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
竊案臨川吳氏曰以上十餘節皆言祭之義此一節
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
皆如此也集說止言生事之愛敬不如吳氏之言為
完密矣孝子之道事死如事生若專為生事親而言
何以入之祭義乎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集說馮氏曰秦稱民曰黔首夫子

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

竊案嚴陵方氏曰所謂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共餘食則黃帝之時固已言矣孔子曰黔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愚合二說而觀之古人稱民或曰黔首如素問所稱黔首共餘食是也或曰蒼生尚書海隅蒼生是也或曰黎民黎亦黑也尚書所謂黎獻孟子所謂黎民是也本無

一定之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方命民曰黔首爾猶古人以我為朕上下通稱之秦并天下獨為天子之自稱未可以孔子之言黔首為後人竄入也秦政十年李斯諫逐客書棄黔首以資敵國亦在始皇命民為黔首前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集說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酬酢為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為禮之極至也

竊案教民相愛對上教衆反始而言特文稍變耳非與上下用情相聯也鄭氏既以相愛用情兼言謂此以人道祭之而孔氏又以人道祭之為酬酢之禮展轉相失而集説因之誤矣嚴陵方氏曰報氣之禮凡皆以臭為主臭主陽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反始報魄之禮凡皆以味為主味為陰魄以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相愛報氣所以求陽於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於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

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其說得之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集說施言其出無窮

竊案無朝夕之義鄭氏曰言常行無輟時也孔氏曰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其言為切與集說泛謂其出無窮者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集說劉氏曰大舜貴以德化民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幾於不知爵之為貴矣

故禹承之以爵爲貴而使民知貴貴之道也然貴爵之弊其終也在上者過於亢而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其民爲貴然富民之弊其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之道故武王承之以親親爲貴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也四代之治隨時救弊所貴不同而尚齒則同也

竊案劉氏以相反救弊爲説似矣而馬氏非之曰貴對賤尚對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

能者固已在位在服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至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禄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夏后氏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貴德以賢賢貴爵以貴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而年齒之尚則四代一也臣能世禄曰富本鄭氏之説而馬氏因而貫穿之此

以相承為說者也又有方氏一說亦以相反言而有不同其言曰四代之所貴不同貴德之弊有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明世祿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萬世而無弊故也此三說皆足廣推經義獨劉氏以貴富為富其民則非所貴之指讀者詳之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集説五人為伍二伍為什竊案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齒有所不勝序也臨川吳氏曰凡軍旅五人為一伍五伍為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為伍者四為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為兩司馬統四伍長共二十五人蓋尚齒者各行於一兩二十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為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為尚齒其義備矣

欽定四庫全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八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九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祭統

祭統第二十五集說鄭氏曰統猶本也

竊案鄭氏見篇内有忠臣孝子其本一也及求助之本祭者教之本禘嘗治國之本等語遂以本釋統字而近世徐氏又以統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於

心亦以篇内有祭之心孝子慈孫之心等語也然愚以為皆非也夫統者總統之義故易以乾元統天謂貫天德之始終也春秋大一統謂天王為列國之綱紀也此篇盡志盡物官備具備恵術可以觀為政廟中可以象竟内以至祭有三重有三倫及於衛之鼎銘魯之重祭莫不該載統括靡遺故名祭統非本與心之謂也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集說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

竊案集說以吉凶軍賓嘉釋五經是矣然莫重於祭末之解也鄭氏云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蓋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而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祇乃其首也故曰莫重於祭

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集說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

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

竊案集說雖引方氏說而物禮樂時四字未明注疏亦無解今案徐氏伯魯云犧牲粢盛奉之以物也升降酌獻道之以禮也鐘鼓干戚安之以樂也祠禴嘗烝參之以時也此解甚切可補東滙所未備

不求其為集說應氏曰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

竊案為者但知為私而不知為公即上文世世之所謂

福非無所不順之備福也應氏只言無求福之心混矣且祭祀不祈禮雖有此文然周禮大祝有六祈詩小雅有以祈甘雨介黍稷穀士女之語頌亦有春祈秋賽之詩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則為公者未嘗不求所不求者為己之福耳應氏泛引殊未精晰也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集說南郊等無解

竊案天子諸侯親耕有南郊東郊之異王后夫人親蠶無北郊西郊之異異同之閒宜各有義而集說缺焉今取舊說補之鄭氏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孔疏云天子太陽故南諸侯少陽故東然藉田並有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質少變故與后同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

又戚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服亦純者亦以此

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服青紘者亦以

此此演註疏之說又加詳矣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

防也耆欲無止也集說物猶事也

竊案君子之為君子須臾不離於恭敬故詩稱文王

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左傳亦

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君子之敬無動靜

無常變非必待齊而後然也劉誠意曰君子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於齊齊之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君子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事不齊猶可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下文云不齊則於邪物無防嗜欲無止與此同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集說不為是正何也

舞莫重於武宿夜集說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

竊案孔疏武宿夜是武曲之名衆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説書傳云武王代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鼓舞以待旦因名為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集說既取武舞曲名之文而不用代紂宿夜之説葢闕疑而不敢輕信也然皇氏之云實為可從未可以書傳而棄之

百官進徹之集説進讀為餕

竊案此本鄭注進當為餕聲之誤也不若山陰陸氏

所云進而後餕餕而後徹不煩改字而其義自具備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集說鄭氏曰倫猶義也

竊案倫之為觧義字不足以盡之增韻曰倫次序也

廣韻曰倫等也長樂陳氏曰鬼神父子親疏夫婦長

幼五者内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疎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内外有所辨故曰别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之道則祭

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集說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

竊案經文明言一獻而注疏必謂尸飲五君獻之時此其意以為祭祀為重不宜一獻而即發策命爾山陰陸氏曰始獻即發爵賜禄不嫌蚤者重策命也史

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集說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夏殷之禮

竊案周禮大宗伯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詩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爾雅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未嘗有春礿夏禘之制也故鄭康成注王制祭統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皆云夏

殷之禮然此特臆説無明文可據也其不信周禮者直指王制祭統所記為周禮并詩與爾雅而疑之殊不知禮記乃雜採春秋戰國諸儒之説非周制本如是也故以為夏殷者固無明證直以為周禮者益屬武斷矣不若兩存而缺其疑也

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集説無解

竊案此言人君能盡子孫之道以事其先而境内之凡為子孫者皆化之故莫敢不敬山陰陸氏謂其子

孫受邑在境内者固為太拘而集說亦不免於畧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經解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集說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㸔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

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竊案臨川吳氏謂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只此一語乃孔子之言自其爲人也以下即記者之言而推廣其義且觀下文復引孔子孝經之語而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則知其中非盡孔子之言矣石梁王氏祗以夫子不以易春秋立教且以詩書樂易禮春秋無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而決其爲非夫子之言若將槩而

棄之者不知此記乃作乎孔子刪定之後謂六經有益乎人君之教如此既有以教又防其失此亦理之自然也不然當莊子之時何以亦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即有此六經之目哉

哀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集說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強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

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昬有冠昬之時不可廢也

竊案以其所能教百姓謂以身教之也故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吳氏亦曰君子先能自行其所尊敬之禮然後推已所能以教百姓使之亦不廢其會節禮者嘉美之會會節謂行禮之節次也不廢者禮不下庶人隨其所得行者行之不責其備也或曰天地之神豈百姓所

得事歟曰郊以事天止行於天子社以事地自公侯以下至卿大夫士庶皆得行之非天地之事與且祭葬冠昏皆在其内又何疑焉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集說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絶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滅矣

竊案有成事者謂君子使百姓不廢此上三事之期

節鄭氏曰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方氏曰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吳氏曰有成謂無毀缺也事即行禮之事雕鏤文章黼黻謂車旗器服之飾有等有儀者也嗣繼續也君子以禮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也必用車旗器服之儀等以繼續身教之禮者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今但言諏日祭器

祭服於上下文何以接乎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集說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算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

竊案順之者謂民皆由禮知禮有順無逆也今言上下皆無違心是上與下混言之矣臨川吳氏曰君子之於民以所能教之以儀等嗣之皆施於生人者也

生人之禮略備則教之事死如事生焉慎終於喪追遠於祭皆事死之禮也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筭謂數也服之精粗經之大小變除之久近哭踴之多寡凡此等類皆有其數凶奠吉祭並有鼎俎豕腊蓋兼吉凶二禮言之宗廟歲時祭祀則專言吉禮也序宗族謂祭後之燕即安其居者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諸居山各適其宜是也既言喪祭而即安其居先之以哀死而終之以樂生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

曰司空司空者居民之官見哀死樂生之政相聯屬也方氏曰歲時以敬祭祀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孔氏曰祭祀之末同姓燕飲會聚宗族集說之觧未詳故備述之

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集說節儉也醜猶惡也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

民而與民同其利也

竊案前言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以有事時辨其儀等言之也此言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者以無事時自奉言之也故吳氏亦曰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今集說與其順之節聯文是無別也

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集說百姓之德猶言百

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竊案鄭氏曰德猶福也辭讓也考韻書德福也無幸字之訓曲禮曰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故前章哀公大禮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此辭讓而後對也今以公之問人道為百姓之福故敢無辭而對豈謂其無辭說乎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竊案春秋經傳哀公不見有昏聘夫人之事而禮記

言哀公以妾為妻則是哀公未嘗行大昏之禮故夫子因其問政而言及此鄭氏曰先聖周公也孔氏曰以魯得郊天故兼言天地也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集說直言二字未詳或曰當作朝廷

竊案遂言者孔子既答哀公之問意有未盡者又推廣而言亦以哀公不能復發問故不待其問而遂言

之也陳氏於此竟無解而直言二字乃云未詳何與

鄭氏曰直猶正也正言為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

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是也石林葉氏

曰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足以治直言之

禮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詖私謁之言也嚴陵方

氏曰婦人不與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

聽外治婦聽内職家齊而後國治也

大王之道也集說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

害人故曰大王之道

竊案鄭氏曰大王居邠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乃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石林葉氏曰大王愛厥妃而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若止言不以養人者害人烏足以明引大王之意乎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仲尼燕居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

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
集說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升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
人獻賔酒賔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賔酢主
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
武之上鈥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略耳升堂而歌清廟
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
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
曰夏籥序興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

樂章名和鸞車上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振鷺助祭之詩二詩本主於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於鄉飲也

竊案集說之分九節依註疏者也外復有盧氏以揖讓入門為一入門縣興為二揖讓升堂為三升堂樂闋為四下管象武為五夏籥序興為六陳其薦俎為七序其禮樂為八備其百官為九又有王氏以揖讓入門至升堂為一升堂樂闋為二下管象武夏籥序興為三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為四下五事則與鄭同山陰陸氏以為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舞八夏九籥此無肆夏而知其然

者以言行中規還中矩而玉藻行以肆夏知之也熊

氏則謂籥勺則籥蓋舞勺武也籥文也夏文武之

中也大饗有四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蓋魯與

二王後大饗而後有之然要莫詳於臨川吳氏之說

吳氏曰此以上夫子為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

此則總命三人使同慎聽謂吾語汝以禮曰仁鬼神

曰仁昭穆曰仁死喪曰仁鄉黨曰仁賓客其禮有五

然不止有此五者猶有九焉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

五共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就諸禮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也大饗者諸侯相朝既朝而饗之之禮也禮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賔一也次獻賔二也次樂賔三也終送賔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賔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賔時也獻畢工入堂上絃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迭興象武夏籥

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歌振

鷺之詩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中規矩采齊汎言

迎送行禮之時步行車行皆有儀則也雍者周頌篇

名祭畢則歌此詩以徹器因名其詩為雍徹振羽者

周頌振鷺之篇迎賓獻賓樂賓之時既以有禮而知

其仁及至送賓之時禮已畢矣而其仁如初無少減

殺於送賓之有禮見君子無一事不在於禮賓出句

絶以雍徹以振羽各以三字為句舊讀雍字句絶又

讀徹以振羽者非吳氏以仁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為禮之五而以大饗之四為迎賓獻賓樂賓送賓其論當矣志禮者所宜審也

孔子閒居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集說四方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

竊案孔氏曰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

害使民免離四方有福亦先知此主為民除害故舉
敗言之廣安游氏曰有敗而先知先事備敗使害不
及民達於天下為慶善吉祥之福使民富壽康寧非
樂易之君子為之父母哉蓋知敗則必備敗備敗則
民皆慶善吉祥而富壽康寧矣此經文不言之旨也
而集說止言知之夫止知之何足以為民之父母乎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集說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志感則言亦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則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

竊案五至三無即禮樂之原也致而行之則與民共之矣鄭氏亦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為以與民共之今集說不言其至於民則所至者何也長樂劉氏曰天子居上而志在富壽其民也皇作其極而民享五福則志至矣又何加焉民樂其富壽也則舞蹈形頌聲作故曰詩亦至焉詩至矣又何加焉富矣庶矣不教則亂是故倫其人以五品而序之以貴賤親疎尊卑長幼男女

之别朋友之義四術之法行焉則禮至矣又何加焉
曰五品克遜四術已明俗正風醇王道極矣無樂以
將之則不可以長久也於是辨五聲調六律陳八音
興六樂而國風雅頌歌之鄉黨焉歌之學校焉歌之
朝廷焉歌之宗廟焉聞之者感以化而久於其中矣
又何加焉曰樂極哀生生窮則死至古今之常道也
故為之喪禮於上而民知所仁於死喪也聖人無為
於上也而五者興於其民莫不至乎其極也為民父

母者必基本於此焉如此則五至始有實義而可以合於為民父母之義矣

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集說無解

竊案臨川吳氏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後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故孔氏曰三者行之在心外無

形狀故稱無也藍田吕氏曰無聲之樂和之至也無體之禮敬之至也無服之喪哀之至也長樂陳氏曰夫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盡其情有其情無所事乎文此三無之所以為天下貴也以此言三無此孔子之言三無異乎老子之言無者與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曰勞勞來也臨川吴氏曰勞謂安其居節

其力使勞者得其休息也則勞字去聲嚴陵方氏曰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皆勞天下之謂也且以力營事曰勞勞天下所以營事而造業也曰勞天下則與在宥天下者固有間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為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已苟有私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慶源輔氏曰勤勞於天下無私之大者也禹之治水湯武

之征伐又勤勞之大者也則勞字讀平聲似後說爲長也

坊記

君子禮以坊德命以坊欲集說應氏曰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

竊案應氏之說未嘗不可通然不若注疏疏以德爲

失德注以命為教命禮以坊民德之失命以坊民欲之貪吳氏取之

貴不慊於上集說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

竊案慊或作㥷字書以為口銜物也曾子曰吾何慊乎哉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然則慊亦但為心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此記不慊於上當為銜恨銜少之義故鄭氏云慊

恨不滿之貌孔氏亦云聖君制其禄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慊恨君禄爵之薄者也集說作快足觧殆恐未然

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集說貪猶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

竊案此引詩言民貪富貴而厭貧賤故亂而安為荼毒之行如論語所謂好勇疾貧亂也之意集說作民

欲厲王亂亡失斷章取義之旨矣

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集說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觧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

竊案上言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足知受爵之爵當作爵位明矣鄭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朱子

傳詩亦云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集說獨從華谷詩輯作酒器非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集說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勗為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偝死忘生之意也

竊案鄭氏注衛夫人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

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此固非矣孔氏以衛莊姜送歸妾戴嬀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勖勉寡人者亦未盡合也蓋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者莊姜謂戴嬀勉已思先君莊公非戴嬀思莊公也但言以思先君勉莊姜則戴嬀之不忘先君故可知矣集說既從孔疏戴嬀思莊公之說又增入畜字之義以為容畜於心而不忘毋乃贅乎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

施則亂也集說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

竊案上不酌民言則犯下不天上施則亂亂既就下言則犯亦當以上言豈可又以為民必違犯乎嚴陵方氏曰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犯也山陰陸氏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我無為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二說近之而陸氏說尤長

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集說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行禮而貪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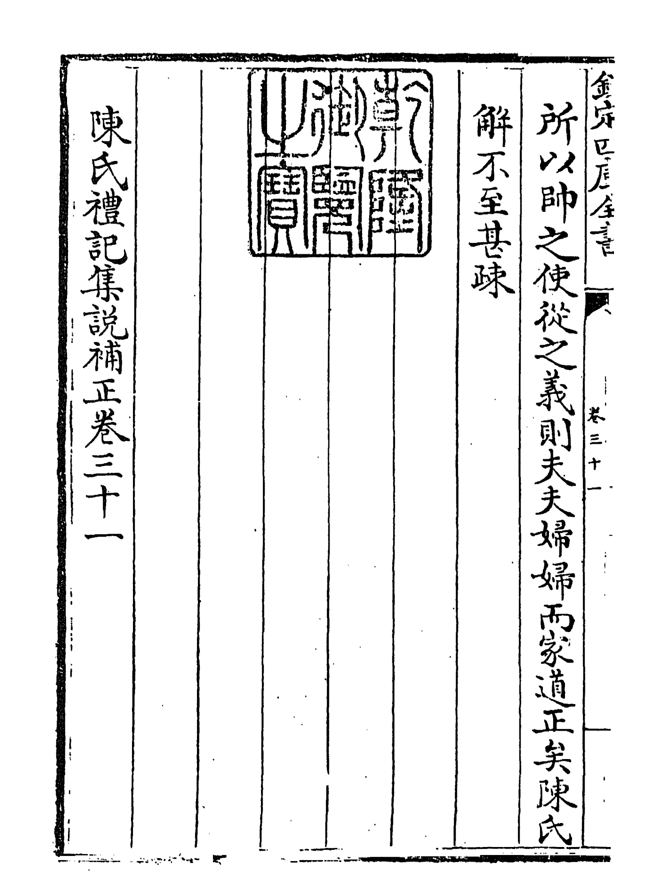
竊案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朱子謂六二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言其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則利有攸往

未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故記引以證先事後祿之意集說因凶字之誤不考易義從而為之辭失易意矣然此說亦起於鄭氏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集說承進也子女也論語注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

竊案鄭注不至謂不親夫以孝舅姑故於恐事之違以無違命無違宫事解之上下文理自是通貫集說上截從鄭注末又另出不至之義首尾衝決甚矣嚴陵方氏曰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王巖叟黄氏曰婦人有三從之道無一違之禮此所以承子授壻而必親迎也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況不敬戒以坊之乎於乎使為婦人者皆知從夫之義而不敢違使為夫者皆知婦人所以從我而謹其

所以帥之使從之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陳氏解不至甚疎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二至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表記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集說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為裼不以裼衣而因為襲蓋質文旣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

竊案從來言裼襲者惟京山郝氏為長今從之郝氏曰裼袒裼露體曰袒袒單衣曰裼重掩曰襲裼裘襲裘詳見玉藻裘以皮為之皮上有單衣為表曰裼不裼露皮為表裘皮不用裼則野不可入公門凡裘皮裏布帛表表即裼衣古裼衣即是冬月之禮服若外又衣掩襲是有事示變者不可以入公門詩云袒裼暴虎又云載衣之裼皆言衣也執玉帛亦有裼襲單藉曰裼重裹曰襲不相因如子游裼裘而弔主人小歛

畢襲裘入凡袒踊畢襲衣袒割牲袒免拜賓畢袒執弓射畢皆襲衣執玉帛如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又公側授宰玉裼降擯者出請賓裼奉帛加璧享之類皆所謂裼襲不相因也藍田呂氏據聘禮註疏以言裼襲之不相因不知聘禮之言裼襲乃玉帛之裼襲而非言裘之裼襲也不然聘禮豈必冬行之乎抑夏而行聘禮者必衣裘而後行之乎此可以悟其失矣

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集說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竊案呂氏所言是矣然未盡也不如孔氏曰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已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已而始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已而始乃可施置法度於他人郝氏亦曰中心安仁者

常少故無欲無畏者上智以之自待勉強行仁者常多故賞勸懲罰者置法所以為民此是記之本指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集說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

竊案集說仁道二字未明而尊親二句又無解何也

臨川吳氏曰人身日用動作之使右優而左稍劣仁

右道左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葢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左右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絶也仁之為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為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禀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成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温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集說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蓋為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有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

竊案此論仁而及義者也蓋仁之數是亦義也沈氏曰仁所以有等級者為義有長短小大也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集說以仁義分言殆非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集說無

辭

竊案孔氏曰夏道尊命言夏之為政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也鄭氏曰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此則近人先鬼之實也皆不可闕略

辭欲巧集說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為無稽之言矣石梁王氏曰決非孔子之言巧言

令色鮮矣仁

竊案巧言有二令色亦有二巧言如簧不善之巧也情信辭巧中理之巧也孟子曰智譬則巧巧固不必皆不善矣猶之令色鮮仁爲僞飾之令令儀令色則爲小心之令言豈一端而已乎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集說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

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為冬至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止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葢互相牴牾未有定禮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逆筮逆之文簭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太卜又凡事

涖卜又如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

竊案禮家之說固亦不免於牴牾然劉氏所疑嘗質諸知禮者合諸經文而貫通之而知其說之非有牴牾也劉氏曰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是疑祀天地神明之不用卜筮矣是自相牴牾也而不知日之不卜牲與尸之仍用

卜筮也卜筮可不用乎劉氏曰曲禮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是疑祀五帝為大饗而曲禮云不問卜周禮云卜日是自相牴牾也不知鄭注曲禮固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而孔氏疏之云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巳不得每帝問卜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是大饗果不卜乎劉氏曰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文而郊特牲又有郊

用辛之語是疑用辛之不必卜日也是自相牴牾也
不知郊之用辛魯禮也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
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用
辛之果不用卜乎劉氏曰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
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簭人有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太卜又凡小事涖卜是自
相牴牾也而不知此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爲

卜祭祀言之謂大祭祀用卜小祭祀用筮也曲禮之卜筮不相襲亦為卜日言之他事固有卜筮兼用者周禮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太卜凡小事涖卜要之筮逆龜從而用者有之如洪範是也未有龜逆筮從而可用者也如晉獻公之卜驪姬是也卜筮豈盡不相襲乎劉氏曰又如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是自相牴牾也不知崔

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内事指宗廟之祭故鄭氏以甲午治兵爲剛日之證本不以郊社爲外事剛柔亦何舛乎劉氏之疑過矣

卜宅寢室集說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故也

竊案集說以爲諸侯適人之國而卜寢宅者山陰陸氏之說也館客必有常處卜不吉而易之是何館之多也鄭氏曰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惟宮室欲

改易者得卜之耳是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二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緇衣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集說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

竊案古人引書詩多有字句小異者得其大指所在借以發明吾意而已尚書呂刑本文匪用靈此改為

命未嘗不可通鄭氏云命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御制以嚴刑此依記文觧義較應氏為優然以命為政令亦未允匪用命者如書言苗民逆命謂不用天于德禮命令而專為淫虐也

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集說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

竊案詩之言有覺者二斯干有覺其楹及抑之有覺

德行是也有覺其極言極之直而大有覺德行言德行之直而大故毛傳以覺為髙大鄭又以為直也朱子取之自華谷嚴氏引釋文覺悟之語而云猶孟子所謂先覺言有覺悟者德行也有德行則四國服從之欲明明德者先致其知于是陳氏本之而小變其說夫大學之致知乃明明德之初事必合誠意正心脩身乃成德行非如禪子衹取大覺也況以有覺為覺悟則所謂有覺其極者又將何以通之乎

於緝熙敬止集說引朱子云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又引吕氏云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

竊案集說解敬止二字既引朱說又引吕說何其相矛盾也詩之旨本重在敬而止為語辭此章引之亦重在敬蓋以敬證上文謹言慎行之義無所取於止也若以容止言則舉行而遺言矣至於安所止之說則朱子自為釋止至善而發于言行無當也宜從詩疏及集傳為正

行歸于周集說周忠信也

竊案國語有忠信為周之說漢儒因以此解經而集說本之然實非也書自周有終之周金仁山氏謂為篆書君字之誤非忠信之謂詩周爰咨諏毛傳亦以忠信為說然實使臣周徧咨訪非訪于忠信之人也此詩行歸于周乃指鎬京言朱子詩集傳當矣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集說呂氏曰政不行教不

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耻此之謂褻刑輕爵竊案此言政教之不行不成由于爵刑之失當而馬氏及長樂陳氏則謂政教者爵刑之本無政教而徒加爵賞故不足勸善耻惡人君不可褻刑輕爵當以政教先之其說亦通并存之以廣異聞

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集說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

令故不寧也此盖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

竊案此言人君不可以邇臣閒大臣則忠敬不足俱當就君身而言謂大臣之所以不親其上致百姓不寧者由人君待之忠敬之實心不足而徒以富貴之爵禄羈縻之也大臣既不治事則權歸于近習而邇臣比矣故人君不可以邇臣閒太臣也今以大臣不

親為不見親信忠敬不足為臣忠君敬不足于下文何以能合乎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集說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于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竊案此嚴氏詩輯之解朱子詩集傳則就王身而言謂始而求之以法則惟恐其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與集說異

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集説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于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筴亦不能定其吉凶況于人乎

竊案不可以為卜筮言不可為卜筮之人與論語不可作巫醫意正同吳臨川云著龜無情此以誠感彼自靈應能知其理斯可為其事無恒之人雜念不誠雖叩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尚不能知況

人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恒之人為治人之事乎集說之云恐未為當也

奔喪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集說無解

竊案孔氏曰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可補集說之闕

東髽即位集說東髽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者

也

竊案此鄭氏之說也東序堂上下皆有序男子襲經于東序堂之下也婦人髽于東序堂之上也故孔氏亦云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今但言髽于東序而不分堂上下男女何別乎山陰陸氏曰東髽蓋在殯東又少東是也

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集說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

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

竊案奔喪入門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拜賓成踊賓後至者又拜之成踊至出門而哭止初至固不止一哭也山陰陸氏于始入門之哭不數而數成服前兩日朝暮哭成服之前又一哭凡五哭較註疏之說似長也又鄭謂相者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此謂既

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于五哭集說依之是事畢謂五哭也而陸氏又曰奔喪成服奔喪之事畢故曰相者告事畢較鄭氏說又長矣奔喪之事雖畢其未期者猶朝夕哭既期者朔望哭無礙其為奔喪之事畢也又何必曲為之說乎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集說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竊案乃為位者以君命有事不得奔不得已而為位不然者不得為位也集說未明言之也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鄰列之處如于家朝夕哭位矣不于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明非君事不可不奔不得為位也

三日五哭卒集說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乃言三日五哭卒者謂

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

竊案三日五哭卒與前所言五哭同如陸氏所云不知註疏集說何故而區別之也三日成服必除去始聞喪之一日則五哭亦除去始聞喪之哭也前兩日朝夕二哭連成服為三日五哭成服未有不哭者前止計朝哭而以成服為四哭此計朝夕與成服而不幾為六哭乎然則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亦

誤矣成服即五哭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集説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竊案此袒非為大夫袒也乃奔喪者自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也故孔氏曰大夫來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先袒拜之成踊之後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若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

襲而後拜也集說但云尊卑禮異何其泛也

問喪

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集說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

竊案集說是言鄰里為糜粥以飲食孝子孔氏則謂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二說未知孰是

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集

說殷殷田田擊之聲也

竊案殷田總承上擊踊而言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皆謂墻崩倒之聲而婦人擊踊之聲如之集說但言擊之聲未盡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三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服問

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集說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竊案此條明母出母死為繼母黨服不服之事鄭注

本不誤集説以母死為繼母死是混母於繼母而以下三句亦為母出之服矣不知母出而不為其母之黨服此尊父之故非以繼母之存而然也繼母死豈得即為其母之黨服而不為繼母之黨服乎故吳氏曰母出謂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絶子雖不絶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絶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已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

服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已母之黨故不服也其義為當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集說罰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竊案鄭注列等比也孔疏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集說本之作如字讀

然釋文又云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吳氏取以為說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為某人等齊衰章為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于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于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

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其說亦通

閒傳

閒傳集說鄭氏曰名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

竊案閒舊讀如字或曰當讀為閒厠之閒閒者厠于其閒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為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厠于二正霸之閒則謂之閒霸青赤黃白黑為正

色緑紅騮碧紫非正色而厠于五正色之閒則謂之閒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厠于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閒傳云

首惡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見諸外也集說首者標表之義益顯示其内心之哀痛于外也

竊案鄭注首其内而見諸外謂内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頭首在内則其尾末見諸外也此說爲

優

大功貌若止集說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葢亦變其常度也

竊案鄭注止謂不動于喜樂之事吳氏云止謂止而不動貌動者象春之生貌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非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之謂

小功緦麻容貌可也集說無解

竊案吳氏云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

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畧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于甚薄可也云者微不滿之之意其説甚明

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集説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偯聲之從容亦可也

竊案集説皆本注疏然鄭以偯為聲餘從容此以偯為餘聲委曲小異若哀容之容乃容儀之容以從容

釋之恐未然吳氏云三曲而偯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其說為得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集說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

竊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皇氏以唯而不對為親始死對而不問為在喪稍久故也愚則謂雜記所云蓋兼斬衰而言所聞與閒傳稍異耳且喪事有不言而事行者亦有言而事行者似未可盡以不對

律之也據喪服四制鄭注唯而不對云侑者為之應則聞傳所記乃人君之喪禮不言而事行者雜記所云乃士大夫之喪禮言而後事行者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集說于後居處條總註云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

竊案此條言食與孝經喪大記不無小異而集說不

詳其故案孔氏云三日不食謂三日之内孝經云三日而食謂三日之外乃食也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云一不食再不食則再不食謂小功一不食謂緦麻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剪不納集說于喪大記注云倚廬者于東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堊室在中門外

竊案此初喪居處之異然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廬

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齊衰亦有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于外注云自若居寢也集說不詳載䟽文未免漏略吳氏申其義曰士斬衰不居倚廬乃臣為君服父為衆子服齊衰不居堊室者乃尊者為卑者服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集說每一

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

竊案此與喪服記小異集說不言案孔氏曰此明五服精粗之異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云四升五升六升二等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多七升一等記云小功十升若十一

升此云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多十二升一等喪服之
禮主于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
七升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値故畧而不言喪服
既畧故記者于是極列衣服之差所以多于喪服記
也此言最為明晰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
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集說五服惟斬衰齊衰大
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

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麄疎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

竊案集說無可疑但未明其義晉賀氏之說可以參觀賀氏云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殺是故以細代粗以齊代斬爾若猶斬之則非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

衰之名本生于始死之服以名其衰爾不謂其月日皆不變也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集說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説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竊案集說葢本注疏張子則以舊注為不可用曰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

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絰麻葛兩施之兼服之名
得諸此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
麻也又不敢以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
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于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
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
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于當免
則絰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例而前後禮
文不相乖戾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踈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集說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踈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

竊案因問三年之喪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羣謂服五服之衆人言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

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别所為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喪服者或貴而有絶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疎而服輕或貴而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也集說畧而未詳且不言五服似祇答三年之問矣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集說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其飾羣

之文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

竊案君子小人不同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月限節服以三年君子小人皆齊一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除其服矣釋鄭氏謂猶除去也集說以為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恐非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集說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竊案鄭注焉猶然也山陰陸氏云焉是也春秋傳晉鄭焉依國語焉作是然與是相近二說可以參觀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先儒作焉字解則此正宜為然義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四